文豹出世

汹涌的大渡河从川西北高原起程，弯弯曲曲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流到二峨山下，进入了一片开阔的地带，古镇沙湾就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

沙湾虽然不大，历史却很久远。

早在晋唐时期，这一带便有了人群定居，而且形成了一个戍兵重镇，名叫南陵镇。

清朝乾隆丙午年，大渡河上游连降暴雨，水泛成灾，洪水奔泻而下，地处下游河边的南陵镇被洪水一扫而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陵镇被毁后，人们便在二峨山下靠山脚的地方重新修建了一个镇子，取名为沙湾。

新建成的沙湾场虽然长只有两华里，街道宽不足两丈，但却独具一格。整条街道全用青石板铺得平平展展，街道上空通街都搭有凉亭，遮风挡雨，人们在街上赶场，不受日晒，不遭雨淋。

在沙湾场的下段靠山的一边，有一家店铺叫“鸣兴达号”，店铺的老板叫郭明达，人称秀山公。秀山公疏财仗义，在江湖上广结朋友。由于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印痣，所以在江湖上又被人称作“金脸大王”。

秀山公有4个儿子，郭朝瀚、郭朝瀛、郭朝沛、郭朝沂，其中郭朝沛最能干，后来成为振兴秀山公传下来的郭家家业的人。

郭朝沛也是从小就进了学堂的，但是，由于父亲把家境搞得愈来愈衰败，朝沛弟兄也就再也不能上学读书了。于是，郭朝沛13岁时就跟着三伯父到了五通桥王家的盐井上当了学徒。不久，他又被父亲叫回沙湾家里，协助当家管事了。

朝沛刚一成人便娶了亲。妻子杜福荪本是一个官家的女儿。可是她还未足1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15

岁那年，杜福荪嫁到了沙湾的郭家。

1892年的秋天，杜夫人生下来一个男孩。 按照郭朝沛的儿女们的排列次序，这个孩子被叫为“八儿”。据说杜夫人在受胎的时候，梦见一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的左手虎口，所以杜夫人给八儿取了一个乳名叫‘文豹”。依郭家的字辈，郭朝沛给八儿取名郭开贞。（他便是后来的郭沫若）

郭朝沛年少就开始经营家业，很有些当家管事的本领。酿酒、榨油、买卖鸦片、兑换银钱、粜纳五谷，什么生意他都做过。

后来朝沛弟兄分家了。分家后朝沛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妻子和几个孩子全靠自己挣钱养活他们，其时，又正值两个孩子在外读书，每月的用费支出不少。为了养儿育女，朝沛仍然只有做生意。一天，他来到杜夫人的房间，并把儿女们叫拢来，向他们讲明目前家庭的困境后，便和妻子抱出个小木箱，从里面取出一摞红纸封来。这些红纸封里装的全是过节时长辈和亲戚给儿女们的赏钱，每个封里多则百文，少则几十文。一家人当众拆开这些红纸封，凑齐一数，竟有30几串钱。

当时，郭朝沛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又凑了这么

一笔数目虽小但却能起很大作用的现钱，悲的是自己这个当父亲的为了养家餬口，居然从儿女们身上去凑做生意的本钱。

分家分到了12串钱，又从儿女们那里搜索来30几串钱，总共40几串钱。要振兴家业，这笔钱也实在太少了。无奈，他只得又到族祖父那里借了200两 马 蹄 银，加在一起，作为资本。

有了一定的本钱，郭朝沛开了个槽房，买来包谷酿酒，并将酒糟用来喂猪，一举两得。他又做些烟土生意，沿大渡河下嘉定城，沿青衣江上夹江、洪雅，沿岷江上青神、眉山、彭山，下犍为、宜宾。他的足迹遍布川南一带。

就这样，前辈的家业传到朝沛手上又逐渐兴旺起来。

粮仓前的问号

一年一度的秋天，是郭家最热闹的季节。

郭家的佃户们将谷子和包谷收获后便陆陆续续地来郭家交租了。田坝上的佃户们用一根扁担闪悠悠地挑着两箩黄谷从沙湾的下街进场，跨进挂有“贞寿之门”匾额的郭家的门坎。山上的佃户们则用麻袋装好金黄的包谷用背架子背着，从沙湾的上场口进街，背到郭家的后院。

郭家的府邸是一座四进的穿木结构的青瓦平房，粮仓在最里边，紧挨着家塾——绥山山馆。交租的佃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从大门进来，总要穿堂而过，于是，脚步声、喘气声、招呼声，成天不断，郭家异常热闹。

开贞这时已经知道一些事了。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乡下人背着粮食走进自己家里来，量过斗后，粮食就被倒进自己家的粮仓里，便很是纳闷：他们怎么把自己的粮食尽往这里背呢？他在后花园里遇见了读书放风出来的五哥，便问五哥这是怎么回事。

五哥说：“八弟，你不懂，这是乡下人来向我们交租。”

“什么叫交租？”开贞问。

“这些乡下人没有土地，他们种的是我们家的田地，就要向我们交来一些粮食，这就叫交租。”五哥说。

“我们家里人没有亲自去种地，为啥要得人家的这些粮食呢？”开贞又问。

“田地是我们家花钱买的，为什么不得一些粮食呢？”五哥说。

看来，五哥的话似乎是对的，开贞将信将疑，脑子里仍然是一个问号。

对于农人的辛苦，开贞还是看见过的。

那是前一年的秋天，开贞随母亲到铜河下游的杜

家场外婆老家去。母亲乘着一乘雇来的滑竿，由两个人抬着，开贞和他正在吃奶的元弟则由一个脚夫用担子挑着。开贞坐在后面的那个箩筐里，幼小的元弟躺在前面的那个箩筐里。秋天的乡野，景色迷人，只见小路两旁的一方方田里，稻谷金黄，农民们正挥汗如雨，在抢收稻谷。 嚓嚓的镰刀割谷声，嘭嘭的拌桶打谷声不绝于耳。农民们满身的泥点，双脚陷进稀泥里艰难地拔脚移动。幼小的开贞顿时产生了同情之心。他听说，家里平常吃的白米饭，就是农民从这稻谷上打下来然后碾成米煮出来的。这时，他才知道那白米饭原来竟这般来之不易。

秋天的阳光还有些热，开贞坐在箩筐里也有些热了，额上不觉渗出了点点汗珠。再看看眼前的这个挑夫，后颈上、背心里已是汗水淋淋的了。 田里的那些正在收割的庄稼人，就不知有多热了。开贞真想下来走走，但是路程还远，他也赶不上前面的那乘滑竿。

这时，母亲叫停下轿来，她拿出随身带着的两件衣裳来，分别挂在后面挑子上的两个箩筐上挡住太阳光；开贞却不愿让衣裳挡住视线，不停地掀开悬挂的衣裳，探头向田野里张望。

开贞来到外婆家，第一次见着了大舅。开贞听大

舅说，杜家场附近村子里，前几天有一个单身的佃户饿死了。开贞听后大吃一惊，问道：“佃户交了租子，自己不是还有一部分粮食吗？”

大舅说：“他一个精壮汉子，种出的粮食交了租后够他吃一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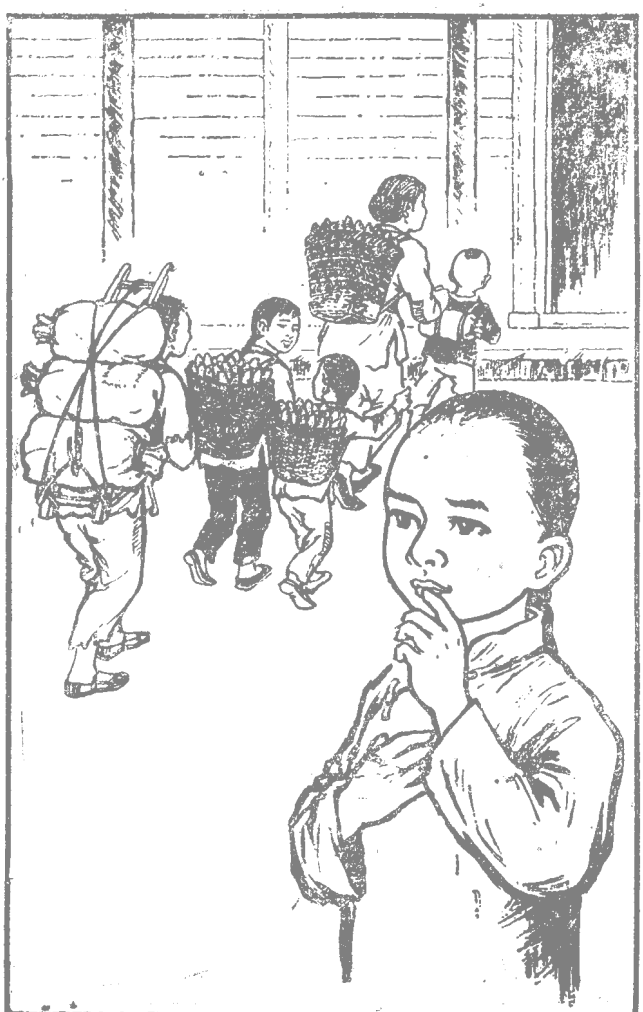
接着，大舅便吟出一首古诗来：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开贞是首次听到这首诗的。

开贞回想在大舅家看到和听到的乡下的事情，再看着眼前那些来自己家交租的庄稼人，顿生许多感触。

郭家对于他们的佃户还是比较客气的，凡交租的人来到郭家，量过租谷后一律都要请吃过一顿饭再走，而且不管是来交包谷的还是交稻谷的，一律请他们吃一顿白米饭。于是，一些山上的佃户为了让家里更多的人跟着来主人家吃饱一顿白米饭，便把家里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孩也一同带了来，而且每人都背上一点租谷。开贞在粮仓前的院子里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山上的农家小孩背上驮着一小口袋粮食，弓着腰吃力地走进来，又问五哥：“五哥，这些山上的小孩儿背那么一点儿粮食也跟着来跑一趟，多劳累，为什么不把那点粮食一齐加在大人身上？”

“小孩们图的是在主人家里吃一顿白米饭。”五哥说。

“他们在家里吃的是什么饭呢？”开贞问。

“山上主产包谷，当然吃的是包谷饭。”

“包谷饭？那不是我们家用来喂猪的包谷吗？”

“是呀，山上没有水，不产水稻，当然就只能吃包谷啦！”五哥说。

在这之前，开贞从来不曾知道，山上人终年作为主食的，就是地主家用来喂猪的包谷，而且连包谷都还不能保证够吃一年。此刻，他望着那些来交租的大人和小孩，看着他们把一袋袋的粮食倒进自家的粮仓，想了许多许多……

穿牛鼻子

开贞已经4岁半了。

这是1897年的春天。郭家的家塾绥山馆又开春学了。在绥山馆执教的沈焕章先生回井研家中过完年后也回到了绥山馆。

郭朝沛想到了送开贞进塾馆读书的事。这天晚上，待开贞睡熟后，郭朝沛夫妇便在菜油灯下商量起来。当郭朝沛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杜夫人想了想说：“八儿还小呵，他才4岁半。”

按照惯例，孩子一般要6岁左右才送进塾馆里发蒙的。

“不过，八儿虽小，资质

却还聪慧，记性也好。昨天，他和五哥在外面街上听了说书人说书，回来后就能从头到尾把那故事讲出来。”

“八儿倒是喜欢读书。”杜夫人说，“那天，我念了一段儿歌：‘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八儿听后马上便能背诵下来，接着便找来一根竹竿拖在胯下，说是要骑马上学堂，叫我马上给沈先生说，让他去山馆里和五哥一起读书。”

让孩子们多读些书，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是郭朝沛夫妇的共同愿望。他们的大儿子郭开文，当初也是很小就进塾馆里念书的，两年前已得中秀才。就在开文得中秀才的那一次，还闹了一场风波。同去参加考试的本镇几位老童生没有考中，却见当时只有16岁的郭开文考中了，顿生嫉妒之心，于是四处造谣说郭开文的秀才是买批得来的。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嘉定知府那里，府官便传开文去问：“郭开文，你的批是买来的吗？”郭开文不惊不诧地答道：“府官大人卖过批吗？”府官听了立刻一怔，忙答道：“小子不得张口胡言，本官何曾卖批？”

“府官大人既未卖过批，我又从哪里去买得到批

呢 ?”

一句话，问得知府哑口无言。可见郭开文从小机敏过人。

但据郭朝沛夫妇观察，八儿开贞比他大哥开文更聪慧。他们认定， 八儿将来必成大器，应当及早送他进学。

“只是沈先生那处罚太狠了，若把八儿送去,小小年纪就要受竹杖的责罚了。”杜夫人知道，沈先生虽然学识渊博，要求学生却十分严格，责罚弟子向来不留情。

郭朝沛见杜夫人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便说：“俗话说，‘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你要想孩子有出息，那就不要怕他挨打。”

当晚，郭朝沛夫妇便决定将开贞送进山馆读书。

第二天上午，郭朝沛领着开贞来到了家塾里。

郭家的家塾在后花园的粮仓旁边，共两间屋子。正房那间便是上课的地方，大门上方横着一块黑漆大匾，上面刻着4个大字：“绥山山馆”。 这名字是沈先生取的。因为家塾的大门正对着绥山（二峨山），本地人常以“绥山毓秀，沫水钟灵”自诩。 沈先生取“绥山山馆”之名，意为这绥山的毓秀定会在这塾馆

里熏陶出一代人杰。

拜师仪式是在绥山馆里举行的。

塾馆正中壁下的一张香案桌上，燃着一对蜡，三炷香，缭绕的香烟中立着一块神牌，上面写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沈先生端坐在香案桌旁。

沈先生是一个很瘦的老头子，身上穿着一件竹布长衫。见朝沛领着开贞进来，便马上放下手中的书笑着迎上前来，说：“童子发蒙，须先拜孔夫子。”

朝沛便叫开贞在孔子神位前跪下来，拜了三拜，然后又叫开贞在沈先生的面前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

开贞就这样被穿了“牛鼻子”。

初次进学

开贞开始上学了。

童子发蒙读的第一本书便是《三字经》。

沈先生端坐在山馆里正中壁下的香案桌旁，手捧着书，有津有味地拖腔念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沈先生自个儿念了一遍后，便叫学生们把书摊在小方桌上，指着上面的字一字一句地拖着腔跟着他读。

上学的开头一月，便是整日地在那山馆黑洞洞的屋子里坐着读那《三字经》,待孩子们全认得那字，不需先生教着读的时候，沈先生便

叫孩子们自己独立诵读，然后背诵、抄写。这倒难不住开贞。先生每授一课，不用多大的工夫，他就能够熟背，也能默写下来。只是所背的那些东西，却不知是什么意思。先生只管叫孩子们读和背，却不讲解。这样，开贞便觉得读书也十分的无味。

这天，开贞背完书后便向沈先生发起问来：

“先生，这‘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究竟是啥意思？”

沈先生先是一怔，后突然大怒起来：

“大胆后生，读书便只管读书，当问则问，不当问则不问，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书熟背在心里，日后自会悟解。”

先生的话，使开贞受了一个重重的打击。还未上学时，看见五哥他们在绥山馆里读书，觉得非常新鲜，可是现在，他才感到读书是这般无味。他的心慢慢地从山馆里飞出去了。

此时正是春天。春分将至，背后的绥山，已经披上了绿装。绥山馆前的院子里，几株樱桃树枝上正绽着粒粒饱胀的花蕾。院内尚且满园春色，院外的大自然风光不知有何等诱人！

这天早晨吃过早饭，开贞便找到五哥，两人在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